

聲聲慢 秋情

李清照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¹時候，最難將息²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，晚來風急³！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⁴，如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、點點滴滴。這次第⁵，怎一箇愁字了得⁶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李清照（公元 1084—約 1155），號易安居士，齊州章丘（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）人。父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，名列「蘇門後四學士」。李清照自小熟讀詩詞，十八歲嫁與趙明誠，其後於青州築「歸來堂」，夫婦賦詩品茶，考訂書畫金石，生活優游。金兵入據中原後，隨丈夫流寓南方。及趙明誠病卒，再流居越州、杭州等地，境況孤苦。一說她曾改嫁張汝舟，未幾離異。

李清照的詞可以宋室南渡為分界，前一階段多寫閨情，風格清新明麗；後一階段經歷國破家亡，作品多寫悲懷，詞調悲涼，但境界開闊。她的詞，無論小令和長調，都有佳作，尤以語言清新自然見長。著有《易安居士文集》、《易安詞》，已散佚。後人編有《漱玉詞》、《李清照集校注》等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北宋亡國後，宋室南渡，李清照隨丈夫趙明誠南下，宦居江寧、湖州。建炎三年，趙明誠病卒，李清照流居越州、杭州等地，孤苦淒涼。這首詞是李清照晚年寓居臨安時所作。詞分上下兩片，有平韻、仄韻兩體，此詞為仄韻。

三、注釋

1. 乍暖還寒：剛剛還很暖和，很快又變冷，指深秋天氣變化無常。暖：同「暖」。
2. 將息：調養、休息。
3. 晚來風急：一作「曉來風急」，也作「晚來風力」。

4. 憔悴損：指黃花凋謝枯萎。
5. 次第：光景、情形。
6. 了得：概括得了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聲聲慢》寫李清照晚年無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，是她後期最受人稱道的作品。清代彭孫遹評為「皆用淺俗之語，發清新之思，詞意並工，閨情絕調」（《金粟詞話》）。

這首詞的上片起首三句連用七組疊字，歷來備受激賞。這七組疊字包含着豐富的情感層次：「尋尋覓覓」寫若有所失的空虛落寞之情，把她因北宋的覆亡、丈夫的身故，以及流離失所而不得不承受的一切悲痛，充分展示出來。緊接的「冷冷清清」寫尋覓無着的徹骨清冷，而難耐的孤冷寂寞在詞人心中反復迴旋強化，終於轉為「淒淒慘慘戚戚」。這三組疊字利用音調的三次轉折，直白地傳達出情感從失落轉為淒戚、再由淒戚轉為悲痛的過程。七組疊字運用了大量舌齒音和齊微韻，由外而內，由弱到強，由聲及心，沉痛無比，確實是「千古創格」、「絕世奇文」。

滿懷愁苦的日子本來就難以打發，「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，晚來風急！」人在孤苦寂寞之中，對天氣的變化總是特別敏感的，更何況在這深秋黃昏急風送寒之際。「乍暖還寒時候」如指季節，一般應在春天。但此詞明言秋季，所以有學者認為應指一天之內氣溫乍暖乍寒的變化，這也言之成理。淡酒不敵晚來風急，固然是難以禦寒之意，但真正不敵的還是內心的淒寒，這正是婉約詞的含蓄表達方式。

正在傷心之際，卻看到一行征雁飛過長空，「卻是舊時相識」也很耐人尋味：首先，在李清照早年的詞中也常寫到大雁，如《一剪梅》「雲中誰寄錦書來？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」。當年李清照在北方生活，大雁是給她帶來丈夫消息的信使；如今這群似曾相識的大雁又飛來了，但那曾經託牠們捎信的人已經不在了。再者，中原淪陷，李清照流落南方，無法重返故土，見到這些從北方南下的大雁難免再度勾起故土之思。這些大雁是詞人在「所遇無故物」的孤寂生活中所看到的唯一舊相識了，但是它們無知無識，一掠而過，徒然讓人更加傷心、惆悵。

下片繼續抒發愁情。「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」可理解為遍地菊花已凋謝枯萎，凋殘的花瓣堆積滿地，已經無法摘取來簪髮或者把玩了；但也有學者指出菊花枯萎時花瓣不落，因此「堆積」不是指凋落的花瓣，而是指菊花開得正盛。菊花品種很多，確有一些黃菊在盛開時非常繁密，像是堆在地上一樣，以「滿地堆積」一詞形容極為貼切。有人認為「如今有誰堪摘」是指現在沒有可以摘取黃花送與的人了，這是表達對丈夫的懷念。

「憔悴損」三字既可指花由盛轉衰，也可以指人的憔悴。這時的李清照已經人到中年，甚至是老年，飽經離亂，身心疲憊，豈不正像那憔悴傷損的黃花？如果聯繫她前期所作《醉花陰》中的名句「莫道不銷魂，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」來看，她早就曾將自己與黃花進行比照，不過當年的「人比黃花瘦」只是閨中少婦甜蜜的相思致人消瘦，如今卻真的是人與黃花一樣憔悴了。

「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」面對那令人傷心的秋景，詞人希望黑夜盡快來臨；但是，獨自守着寒窗，時間難熬。好不容易才到黃昏，卻又有令人煩惱的「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、點點滴滴」。細雨打在梧桐葉上，在寂靜的夜晚，聲聲入耳，更添惆悵。這三句也是此詞膾炙人口的名句，除了再一次使用疊字之外，更重要的是「梧桐更兼細雨」這一意象的組合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。梧桐細雨不是李清照的原創，唐代詩詞中就屢見不鮮，最著名的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中的「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」，以及溫庭筠《更漏子》中的「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」；到宋代則又有晏殊《踏莎行》中的「高樓目盡欲黃昏，梧桐葉上蕭蕭雨」，以及歐陽修《一落索》中的「窗在梧桐葉底，更黃昏雨細」等。李清照利用了同一個意象組合方式，改變其句式，置於具體的語境中，便產生了不同的強烈效果，令人想到這從黃昏就開始滴滴瀝瀝的雨聲，給詞人帶來一個無眠的長夜。而這聽雨的滋味，正如後來元代的白樸在《梧桐雨》雜劇中所說：是「驚魂破夢，助恨添愁，徹夜連宵」，人的心都被這雨聲一點點地滴碎了，也正因如此，李清照到最後才說：「這次第，怎一箇愁字了得！」這種種情景所帶給人的，怎可以用一個「愁」字概括得了！下片一層緊逼一層地訴說無法排解的淒寂之後，末句從難以抑制的一腔愁情中迸出的最後一聲哀歎。清代評論家陳廷焯盛讚「後幅一片神行，愈唱愈妙」（《雲韶集》）。

通觀全詞，句句寫愁，由愁及景。從頭至尾幾乎全是直白的訴說，所有景致都在愁人的怨艾和反問中見出，卻依然含蓄婉轉，曲折盡致；更兼語言淺易，又全押入聲險韻，使節奏較慢的長調，讀來十分急促，因而聲情並茂，極盡低迴抑塞之情態。李清照長於白描和直抒胸臆，這樣的技巧在這首詞裏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。